

挑战人伦底线的犯罪
无迹可寻的凶案现场

刑警手记之

头号重案

刘剑锋◎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刑 警 手 记 之

头号案

刘剑锋◎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刑警手记之头号重案 / 刘剑锋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143-4949-8

I. ①刑…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3400号

刑警手记之头号重案

作 者 刘剑锋
责任编辑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制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6
印 张 18.5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949-8
定 价 32.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上篇 嫩模肢解事件

第一章	狂妄的凶手.....	002
第二章	嫌疑人之一：继父.....	013
第三章	死者生前的影像.....	024
第四章	诡异的画像.....	033
第五章	死者的经纪人.....	045
第六章	危险的一见钟情.....	053
第七章	神秘家庭.....	067
第八章	地下诊所.....	078
第九章	两具尸体.....	092
第十章	器官移植.....	100
第十一章	死亡录像.....	118
第十二章	恐怖真相.....	126
第十三章	情未了.....	140

下篇

跑马街纸盒藏尸案

第一章	痛苦的回忆·····	144
第二章	死者背后的秘密·····	154
第三章	仇杀？情杀·····	166
第四章	第一次正面交锋·····	171
第五章	不在场证明·····	179
第六章	三人失踪·····	195
第七章	证人背后的秘密·····	203
第八章	开庭·····	214
第九章	峰回路转·····	226
第十章	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239
第十一章	神秘消失的花名册·····	245
第十二章	他们在说谎·····	250
第十三章	凶手的特征·····	261
第十四章	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272
第十五章	真相到底是什么·····	284

上篇

嫩模肢解事件

恶魔通常只是凡人并且毫不起眼，他们与我们同床，与我们同桌共餐。

——英国诗人 W.H. Auden

死者生前没有被强奸的痕迹，也没有厮打搏斗的痕迹。死者胳膊、腹部和大腿内侧发现有大量针眼，证实死者长期注射毒品，死因证实为注射毒品过量。但是刀伤和烫伤都是在死之前形成，而肢解则是在死后发生的。

第一章 狂妄的凶手

5月14日晚9点，某市，洗衣街后巷凶杀现场。

刘志廷和助手转过后巷，这里是一小片空地，前面有个花园，后面是一家饭店的后门，堆放着的垃圾和杂物发出阵阵恶臭。空旷的草坪上，用白布盖着受害者的尸体，刑侦大队的刑警们正在勘查线索。尸体旁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法医，正在给现场拍照，空气中弥漫着尸体腐烂的气味。

见刘志廷走过来，法医朝他点点头，刘志廷点头回应，蹲在尸体旁边，从口袋掏出白手套，问：“什么情况？”

法医说：“在揭开白布之前，我劝你做好心理准备。这具尸体有点特殊。”

“是吗？”刘志廷挑了下嘴角，揭开一点儿白布，先看到的是一根单独的左腿，在大腿根处被某种东西切开了。

法医说：“我初步检查了一下，死者是女性，22～25岁，初步看像是欧亚混血人种。尸体右边躯体完好，没有明显损伤，但左边就不同了，显然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

“怎么不一样？”刘志廷好奇地放下白布，站起身，准备倾听法医的见解。

“死者左边的眼球、乳房、左臂、左腿和生殖器的左半边部分都被割掉了，整齐地摆放在尸体旁边。腹部有切口，可能有部分器官被取了出来，要检查后才知道。伤口切口用钢丝线缝合，非常粗糙，应该不是医生之类

的专业人士所为。死者的血液也都放干净了，所有的伤口都经过清洗，胳膊和腿上还有数不清的烫伤和小片的割伤，但都不足以致命，具体死因我要回去做进一步尸检才能确定……”

一旁的助手撇了撇嘴，说：“这凶手够狠的！”

法医摇了摇头：“所有被切下来的残肢的刀口都非常粗糙，看来是用粗笨钝器切的，我在后背还找到了两处挂钩的痕迹，就在后背肩胛骨上。”

“挂钩？”刘志廷皱着眉头问道，“什么意思？”

“就是屠宰场用的那种挂猪肉的铁钩，死者生前可能被人吊起来过，就像那些猪肉一样，然后受到折磨……”

“还有什么有用的线索？”

“死者的死亡时间距离现在有 36 ~ 48 小时，现场没有搜集到有用的 DNA 样本或者指纹，也没有分尸的痕迹。初步估计，这里应该是第二现场，死者是先被折磨致死，然后被分解，最后才被运到这里。”

刘志廷拍了拍法医的肩膀，说：“谢谢，辛苦了，解剖尸体的时候记得叫我。”

法医点了点头，随即走开，刘志廷转头问助手：“怎么发现的尸体？”

“一个捡垃圾的中年妇女发现的，已经录完口供了，她说当时在后巷捡包装用的硬纸板，尸体就是用这种纸板盖着的，那妇女被吓得不轻，我录口供费了很大劲儿。头儿，你要不要自己问问？”

刘志廷摇了摇头，说：“不用了。回头给我看看记录。”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刘志廷拿出电话，看了一眼，对助手说道：“副大队长的电话。”

刘志廷按了接听键，退到一旁说了几句，把电话挂断，回来对助手说：“把所有人都召回局里，一小时后召开临时会议。”

一个小时后，市刑警大队，重案四组的办公室乱七八糟，除了刘志廷那组的组员外，还有好多穿了制服的警员、各部门领导和从别的组调来协助的便衣。

刘志廷拍了拍手，以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简单地讲了一下案发现场的情况。副大队长何恒生走上讲台，低头看看表，说：“各位，我简单说几句，刚才分管市治安工作的副市长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把相关情况对他进行汇报。这个案子案情恶劣，目前全市人民都在关注着案件的进展，副市长指示我们要抽调精兵强将，务必尽全力尽早破案。展现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给全市人民一个交代。”

屋内的人都沉默着。

何恒生继续说：“根据市局指示，为这个案子成立了专案小组，组长由我担任，执行组长由重案四组的刘志廷同志担任，其他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兼任副组长……”

何恒生扫视了一下下面的人，说道：“下面由执行组长刘志廷具体分派一下任务。”

刘志廷表情严肃地点点头，何恒生拍拍他的肩膀：“这次全看你了，好好干。”然后走出了会议室。

刘志廷拿起麦克风：“刚才组长已经说了大概的现场情况，下面是工作分工和安排。我们到达现场后，在现场做了地毯式搜索，不过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只有覆盖尸体的纸壳子和尸体本身。相关的物证也已送到法医科化验，暂时还没结果。现场周围三公里范围内我们都做了封锁，以扫黄为由，突击检查区域内的洗浴中心、小旅馆和KTV，带回了一些犯罪嫌疑人，正在进行筛查。不过按照法医科的初步分析来看，尸体被抛尸后，直到我们赶到现场，时间已经超过了24小时，凶手有足够的时间潜逃。”

大家互相对望。

刘志廷继续说：“明天的主要任务，是先挨家挨户地进行调查取证，除了值班人员，剩下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每两人一组，逐楼逐门地进行访查，询问群众是否看到可疑的人，听到可疑的声音，有什么可疑的线索。我要提醒大家，那一片地区全都是老楼和老住户，外来人口较多，也是我市重大治安案件的高发区，大家要小心应对。如果发现可疑情况，

要第一时间汇报，不准擅自行动，听明白了吗？”

一名警察走进屋里，小声说：“法医科那边马上要解剖尸体，问你过不去。”

刘志廷对下面的警员拍了拍手，说：“好了，散会！”走下讲台正准备离开，又一名警员扬手示意，大声说：“刘队，报社的电话。”

刘志廷不耐烦地摆摆手：“要采访就说我没空，让他们去找对外联络科。”

那名警察摇了摇头：“刘队，你必须接这个电话，他们说凶手给报社寄了东西。”

“凶手寄东西？”刘志廷快走几步，把电话听筒抢过来：“我是重案四组负责人刘志廷。”

“刘警官，您好。我这里是《都市晚报》编辑部，我们刚刚收到一封信。嗯，信封上没有发件人，但打开信封后，发现里面有个电话本，还有一封信。寄信人称他就是最近发生的凶杀案的凶手。我们起初以为有人在恶作剧，打听后得知本市真的发生了凶杀案，所以马上就和你联系了。”

刘志廷沉默了几秒，问道：“信被打开过吗？”

“打开了。”

刘志廷皱了皱眉头，问道：“你们负责人呢？”

“我就是。”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宝胜，是总编辑。”

“张总编，电话本和信可能是重要线索，你们必须小心保存好，不要再让任何人接触，我马上派人去你们编辑部。”

挂断电话后，刘志廷回头对助手打个手势，示意他过来。助手立即跑来，刘志廷说：“你去一趟晚报编辑部，他们那边接到一封信，寄信人自称是案子的凶手，你把信件拿回来。”

助手脸上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说：“刘队，你在开玩笑吗？凶

手给我们寄东西？”

“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快去，东西拿回来后，立即送到法医科鉴定，然后把复印件拿过来。记住了吗？”

“是，刘队！”助手点了点头，迅速跑了出去。刘志廷站在原地沉吟了一下，转身去了地下室的尸体解剖室。

负责解剖的法医已经把设备衣物都准备好，正坐在前厅的电脑旁写报告，看到刘志廷过来，立即站起来打招呼。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刘志廷才走进屋里，福尔马林的气味，和为了保持尸体新鲜而开到最大的冷气，都让他忍不住颤抖，同时，一股极不舒服的感觉立刻涌了上来。

尸体正摆在停尸房中间的解剖台上，法医一边戴口罩，一边转头看着刘志廷，问道：“怎么了？是不是不太舒服？”

刘志廷看着白布下的尸体，深吸一口气，摇摇头：“没事，开始吧。”

法医走到解剖台前，紧了紧手套，然后从尸体头部位置慢慢地把白布揭开，感叹道：“真可惜，你看她右半边脸，是个挺漂亮的女孩。”

“混血儿长得都漂亮。”

法医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抓住尸体的头部开始检查，同时对负责记录的助手说道：“右侧头部完好，无明显伤痕，左侧眼球被挖出，眼窝有细微刀伤痕迹，额头有烫伤和割伤，烫伤应为烟头造成，割伤怀疑是匕首所伤……”

刘志廷看着那具尸体，右半边残存的眼睛已经闭上，他清楚地记得在发现尸体的现场，眼睛还是睁着的，眼球是淡蓝色的，似乎在凝视着自己，仿佛有魔力似的。

还是现在这样好点儿，刘志廷心想，他不喜欢被尸体仅存的一只眼凝视的感觉。解剖进行了大概半个小时仍然没结束，法医还在耐心地一点一点检查尸体。

助手走进来，朝刘志廷打了招呼，问：“刘队，怎么样？”

刘志廷没回答，反问：“编辑部那边什么情况？”

“电话本和信都拿回来了。”助手一边说着，一边把手里拿着的资料递给刘志廷：“这是那封信的复印件，你看看。”

想要抓住我的各位警察同志：

你们好。

我是刚刚发生的那起案件的凶手，那女孩是我杀的。为了帮助你们早日破案，我特意把她身上的电话本寄给你们，希望能对你们破案有所帮助。

当然，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你们虽然拿到了这么有用的线索，却仍然破不了案，抓不到我。如果真是那样，我将在五天后再次向你们提供新的线索，可能是一桩新的凶杀案，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总之，我会全力帮助你们。

凶手敬上。

看完信，刘志廷冷笑道：“这个凶手还挺有性格，原件呢？”

“原件已经拿去分析了，主要看看能不能找到DNA样本或者指纹，另外对比一下笔迹，看看有什么发现。”

“有结果马上向我汇报。”

“好的，刘队。”

法医这时候正在用解剖刀慢慢割开死者胸骨上的皮肤。

刘志廷转头问法医：“到目前为止有什么发现？”

法医连头也没抬：“详细报告明天早上给你。初步来看，这女孩脸上所有的器官几乎都做过整容，眼皮做了加宽，开了眼角，还提了发际线，垫额、垫鼻、削腮，连胸也是假的，里面都是硅胶袋。臀部还做过填充术，大腿也开过刀。”

“好家伙！跟个假人差不多了。你有什么结论？”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能这么全面整容的一般都是演艺圈的人或是模

特，你们可以尝试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刘志廷点了点头。

法医把尸体翻过来，指着尸体的左臀：“这里有个文身，是两个S形的符号互相交叉，看起来像是个什么社团或宗教符号。”

刘志廷看了一眼，是个他从没见过的符号。

法医说：“我现在要给她做全身X光扫描。”说完就开始操作X光机。很快，一个完整的尸体轮廓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

法医扫看了看显示的画面，说：“从扫描结果来看，这个女人两个肾脏都被切除了，其他器官完好。”

刚说到这里，法医的脸色突然变了。刘志廷疑惑地问：“怎么了？”

法医说：“她胃里好像有东西。”

说到这里，法医又确认了一下扫描画面，说：“真的有东西。”然后拿出解剖刀，在尸体胃部上方小心地切下去，然后把手伸进尸体腹腔，掏了几下，拽出一个白色的小塑料袋，上面沾满黏液和血迹。

法医把塑料袋拿到强光灯下，仔细辨认后，说：“塑料袋的材质不怕胃液腐蚀，很多毒贩也用这种塑料袋体内藏毒，运输毒品等，袋子里面好像装了一个证件……你看，是身份证！”

解剖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结束时天已经蒙蒙亮，刘志廷困得实在不行，交代了几句就回到自己办公室，准备打个盹儿。迷迷糊糊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突然听到有人敲门，这才惊醒过来。

刘志廷看了一眼手表，睡了不到半个小时，使劲揉了揉脸，对门外喊道：“请进。”

是法医的助手，他递给刘志廷一个档案夹，说：“刘队，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刘志廷点了点头，打开档案夹。里面有尸体的照片，第一张是女尸头部特写，左右两边脸反差极大，混合着破损残缺和一种怪异的美。

刘志廷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长时间，然后又一张张翻看尸体各部分的

特写照片，最后把尸检结论那页单独拿出来仔细阅读。

尸检结论基本上和法医说的一致，但增加了两点，一是法医在尸体胃里发现的身份证证实就是死者自己的。死者叫赵梓妍，原籍河南省田县，今年 22 岁。死者的父母都健在，在本市开一家中档饭店。

二是在尸体腹部发现有埋入式避孕器，并且在胃里和阴道里分别发现有两处残存精液，并证明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男人。

死者生前没有被强奸的痕迹，也没有厮打搏斗的痕迹。死者胳膊、腹部和大腿内侧发现有大量针眼，证实死者长期注射毒品，死因证实为注射毒品过量。但是刀伤和烫伤都是在死之前形成，而肢解则是在死后发生的。

刘志廷放下资料，想了想，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助手的号码：“喂，你在哪儿？”

“在局里。”

“其他人呢？”

“按照你的分工，都忙去了。”

“好，你在门口等我，死者身份已经确认，我们俩去找她的父母谈谈。”

刘志廷在走廊尽头的洗手间简单地洗了把脸，凉水扑上脸的瞬间，顿时感觉精神了不少。回到办公室，刘志廷简单地收拾了东西，就和助手下了楼。

死者的父亲叫陈广生，母亲叫兰若芳，夫妻俩在东虹街 277 号开了一家叫“意尚西餐”的西餐厅。东虹街所有的餐厅都很高档，看来死者的家庭条件应该很不错。

半小时后刘志廷和助手来到餐厅门外，助手把车停在马路边，挂上执勤的牌子，然后和刘志廷下车走到餐厅。餐厅外装饰得颇为豪华，外墙全都是落地玻璃，还有暗红色的大落地窗帘，看不到内部情况。餐厅大门紧闭，上面挂着“暂时歇业”的牌子。

刘志廷自言自语道：“看来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女儿出事了。”

助手上前敲门，敲了好几下，没有回应。他又敲了几下，里面突然传

来一个男人烦躁的声音：“今天不营业了，走走走！”

刘志廷和助手互相看了一眼，助手加劲拍，说：“开一下门，我们是警察！”

还是没反应。刘志廷恼怒地上前重重地拍了两下，门打开一道细缝，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站在门口，警惕地盯着刘志廷和助手，问道：“你们真是警察？”

助手点点头。

“有证件或警徽吗？给我看看！”

助手掏出警官证，又闪开身，中年男人看到停在路边的警车，连忙把门打开，身体往后退了两步，让开一条道。刘志廷和助手走了进去，中年男人赶紧把门锁上。

餐厅大厅没开灯，只有一些光线经过窗帘过滤后洒进来，显得很阴暗。刘志廷很快适应了黑暗，看到一个略微发福但保养得很好的中年女人坐在前台独自抹泪。刘志廷走上前自我介绍道：“我们是市局刑警大队重案四组的警官，负责调查赵梓妍被杀一案。”

刘志廷话刚说完，那女人哭得更厉害了。中年男人赶紧安慰：“老婆，不要这样，要配合警察找到凶手，早点给女儿报仇。”男人转头对刘志廷和助手讨好地笑笑：“二位警官，请问案子现在有线索了吗？”

“正在查，所以才来这里找你们问话。”

“哦哦哦。”男人讨好似的笑着。

刘志廷问：“您是陈广生对吧？这位女士是您的夫人兰若芳？”

两个人都点了点头，女人擦擦眼泪：“对不起警官，刚才我们心情不好，所以说话态度有点儿……”

刘志廷点点头，说道：“知道你们都很伤心，但还是希望你们能与警方配合，这样才能早日破案，抓住凶手。”

兰若芳停止了哭泣：“警官，有问题你就问吧，我一定积极配合。”

刘志廷示意助手开始记录和录音，然后问道：“你们最近一次与赵梓

妍见面或者联系是什么时候？”

兰若芳思考着：“最近一次……”陈广生打断了她的思考，抢先说道：“她很长时间没回来了，我们也很久没和她联系过了。”

“你确定？”

“确定。”陈广生点了点头。

刘志廷和助手互相看了一眼，刘志廷又转头问兰若芳：“是这样的吗？”

兰若芳边抹眼泪边点头：“我这个女儿很叛逆，从小就不爱学习，好说歹说勉强念完高中，就再也不肯念书了。她一直说自己长得漂亮，将来要做明星、当模特，我们怎么劝她也不听。前年还从家里搬出去，住在电影学院那边，说那边剧组多机会多。从那以后，她除了缺钱，很少回来看我们，也很少和我们联系。”

“那也就是说，你们对她的近况都不了解？”

两个人同时点点头。

“你女儿一般都和什么人交往？或者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或者仇人之类的？”

两个人摇摇头，兰若芳想了想后，说：“她退学后，交往的朋友圈子都是些临时演员什么的。我记得有一年元旦，她好不容易回家过节，我问她现在都和什么朋友来往，如果有关系好的男生，不妨邀请他到家里坐坐。她说没什么朋友，演艺圈那帮人都假得很，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没一个让她喜欢的。不过她也应该没有什么仇人吧？虽然有些叛逆，但她不是那种到处惹事的性格，我反倒觉得女儿有些沉默，心思重，什么事都爱憋在心里，不愿意和别人正面冲突。”

“那她有没有交过男朋友？”

兰若芳摇了摇头，转头看了陈广生一眼。兰若芳的动作没有逃过刘志廷的眼睛。刘志廷敏锐地察觉到什么，问：“陈先生，你的姓和死者不一样，是赵梓妍的继父吧？”

陈广生愣了一下，点头道：“对，对，我是，我是。我和若芳四年前

结的婚，她那时刚和她的比利时老公离婚不久，我们认识了，后来我就和她结了婚。”

“那你和赵梓妍的关系怎么样？”

“还行……这个其实也一般了，她有些叛逆，我也不好太管她，这个你们应该也能理解，就算亲生女儿，年龄大了亲爹也不好管……”

刘志廷点了点头，说：“我们今天就先了解这些，稍后我会让同事安排你们去认尸，可能还要提取 DNA 样本来进行比对，没问题吧？”

兰若芳又忍不住哭起来。陈广生连忙劝道：“别总是哭了，人家是来帮我们的，你总哭，这不耽误事吗？”

刘志廷说：“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我们争取尽快破案，给你们一个交代。”

兰若芳努力控制住自己，不让自己再流眼泪，然后点了点头。刘志廷站起身准备向外走。抬头看了看饭店的内部装修，问道：“这个饭店规模不小啊，装修也很豪华，你们的收入应该不错吧？”

兰若芳点了点头，陈广生却摆摆手，说：“这是我和别人合伙开的，我们只占很少的股份，严格上说，算是给别人打工的，算不得什么有钱人。”

助手笑着说：“总比我们这些警察强吧？”

陈广生尴尬地笑笑，没接茬，把刘志廷和助手送出饭店。

在警车上，刘志廷说：“这个陈广生有问题，看来我们得找机会单独会会他。”